

读木犀轩旧藏抄本《结一庐书目》小识

王天然

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见到了《仁和朱氏结一庐书目》抄本一册(典藏号为LSB/8212),这是道光至光绪间浙江塘栖藏书家朱学勤及其子朱澂的藏书目录。现将所见略作描述:此本卷首钤“麀嘉馆印”朱文方印、“木斋经眼”白文方印,是为李盛铎木犀轩旧藏;抄写用纸半页十行,版心下刊“莲花庵”三字;墨笔抄写,间有朱笔校补;抄录的书目一般著录书名、卷数、编撰者及其朝代、版本情况、册数,但并非每条书目的这五个著录项都记录齐全;卷尾另有墨笔跋文一则,附目一篇。

笔者近年来经眼的若干种《结一庐书目》分为四卷本、不分卷本两个系统。四卷本系统^①按《四库全书总目》分类,不分卷本系统^②则按宋版、元版、旧版、钞本、通行本分为五类。两个系统的《结一庐书目》不但分类方法不同,所收之书也有出入。不分卷本的成书晚于四卷本,其分类又有“通行本”一类,此类收录之书皆四卷本所不载,故不分卷本所收之书远多于四卷本。以两个系统中的叶德辉刊本为例,叶刊不分卷本所收较叶刊四卷本多出四百余种。由此可见,不分卷本《结一庐书目》较四卷本更能体现朱氏藏书的面貌。而本文讨论的木犀轩旧藏属于不分卷本系统,它又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

首先,此抄本可补刊本失收之目。笔者以此抄本与叶刊不分卷本对勘,发现此本宋版类较刊本多出4种,元版类多出2种,旧版类多出7种,钞本类多出33种,通行本类虽阙经部书目,但史、子、集三部较刊本多出205种。

其次,此抄本可正刊本之讹。如旧版类“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

①笔者所见四卷本《结一庐书目》共六部,其中刊本两种,抄本四种。分别为:叶德辉壬寅年(1902)观古堂刊本;沈宗畸宣统元年(1909)刊《晨风阁丛书》本;国家图书馆藏邢之襄旧藏精抄本(典藏号为10087);国图藏无格抄本(典藏号为4408996.1);国图藏红格抄本(典藏号为4408996.2);南京图书馆藏吴昌绶校抄本(国图缩微胶片号为S1928)。

②笔者所见不分卷本《结一庐书目》共三部,其中刊本一种,抄本两种。分别为:叶德辉戊午年(1918)观古堂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蓝格抄本(典藏号为SB012.72105);第三部便是本文所谈的木犀轩旧藏本。

卷”条,刊本“樊川”作“樊南”,抄本不误。又如钞本类子部“南华真经注疏三十五卷”条下,刊本作“唐元成英撰”,抄本不误,作“唐成元英撰”。其例尚多,不备举。

其三,此抄本的版本著录项内容更为丰富。如元版类“战国策校注十卷”条下,刊本没有进一步的版本标注,抄本则有“元至正间刊”的说明。又如钞本类子部“太平御览一千卷”条下,刊本的版本著录项仅作“明钞”,抄本则作“明抄校本”。再如钞本类集部“跨鳌集三十卷”条下,刊本没有具体的版本著录,抄本则有“刘氏抄本”的标注。其例尚多,不备举。

此件木犀轩旧藏在正文之后还有跋文一则及附目一篇,也值得讨论。先说附于全书最后的目录。此附目题作“今年所收书籍目 仁和朱子清记”,朱子清是结一庐主人朱学勤的长子,名澂,字子清,号复庐,四卷本、不分卷本两种《结一庐书目》均成于其手。《今年所收书籍目》(见文末),共录书籍二十八种二十九部,记版本及书价,间有识语。这二十八种书籍全不见于笔者经眼的《结一庐书目》,故此目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朱氏藏书。又因其记录版本、书价并间有识语,这就为其他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了线索。如欲讨论清末书价,以此类材料为依据,兼以同时其他物价为参照,或许会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又如,此附目“汲古阁十三经注疏”条下有识语“此书殊无足取,因初印可爱,故留之”,我们既可由此略窥朱子清的藏书心态,又可了解他对此书版本的认识。“殊无足取”的评价或许过于严厉了,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阮刻《十三经注疏》流行的背景中看,便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了^②。

这篇书目文献固然珍贵,而写在这篇附目之前的一段墨笔跋文,更加有趣,也值得细说。其跋文曰:“此仁和朱修伯宗丞学勤家藏书簿目也。宗丞之父次云先生名以升,以名进士宰畿辅,性好聚书,尝手四库书目一编,书眉记注,丹黄几遍。及宗丞益精目录之学,兼赅板本。同治之初,厂市所鬻旧家遗书甚夥,及官本之散出者直且甚廉,宗丞多以俸钱收之。至其子子清澄观察澂,门径既熟,鉴别益真,搜访愈力,市估且畏而重之。余羁部曹凡十六年,初到官时,宗丞尚未离署,后子清澄亦继起同寅,两世皆余僚友。尝见宗丞持明仿宋刻《啸堂集古录》大字本相眄,子清澄亦以钞本《北堂书钞》夸客。宋刻《金石录》十卷,出韩小亭观察泰华家,子清澄以其不完,为吴县潘尚书祖荫七十金购之,邀余

①光绪初年,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对汲古阁本《十三经注疏》的评价是“不善”,而对阮刻的评价是“最于学者有益”(《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页)。这种认识在当时大概是相当普遍的。其实,阮元自己都不以此刻为善,至于原因,其子阮福在《雷塘庵主弟子记》(《续修四库全书》史部,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1页)卷五中所言已详,可参考。笔者初读《十三经注疏》即用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刊刻之阮本,其中误字,有一望便知者,检汲古阁本反不误。清代藏书家对书籍版本的认识与判断,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实证,又在多大程度上为一时尚所影响,这是以往清代私藏书目研究,清代藏书家、藏书史研究关注不够的地方。

同赏焉。余所见朱氏旧槧秘籍多有未列此簿者，此殆其邈邈邵位西舍人习用字本也，小胥录出，因附诸家目录书后存之。光绪十年九月，石渠瓦斋书。”这篇跋文语涉几个问题，下面分别讨论：

其一，文中言朱学勤之父朱以升“尝手四库书目一编，书眉记注，丹黄几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曾影印黄永年先生藏《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而由此跋观之，可见朱学勤于目录版本，自有其家学渊源。而在四库目录上标注的做法，或许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①。

其二，文中言“尝见宗丞持明仿宋刻《嘯堂集古录》大字本相际，子清澄亦以钞本《北堂书钞》夸客”，今四卷本、不分卷本两个系统的《结一庐书目》均不载此二本。其实，不见于朱氏书目，但确为朱氏旧藏的书籍不止这两种。如《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集部别集类三“华阳集四十卷”条下载：“余有明万历刊本。”^②此书便不见于笔者经眼的所有《结一庐书目》。又如谭献《复堂日记》云：“借朱子清《文史通义》写本阅之。仅刻本十之四五，有《杂说》二篇，为刻本所未有。”^③此写本《文史通义》也不见于笔者经眼的所有《结一庐书目》。再如，朱氏旧藏精华大部后被张佩纶收得，《云自在龕随笔》卷四“张幼樵藏书”条下载“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礼十□卷，巾箱本，缺卷二又四之六，结一目无”，“四书纂疏二十六卷，宋赵顺孙，巾箱本，结一目无”，“广韵五卷，北宋刻，结一目无”，“南华真经二十卷，结一目无”^④，这四种书也不见于笔者经眼的所有《结一庐书目》。可见当时朱子清编成的四卷、不分卷两个系统的《结一庐书目》都不是朱氏父子藏书的全貌。或许是书目成书之前，结一庐已有书籍流出^⑤。又或是书目成书之后，结一庐又有书籍入藏^⑥。还有一种可能，即朱子清所编《结一庐书目》多收其父朱学勤的藏书。

①此类著作影响较大者还有三种：一，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其孙邵章集诸家批注而有《附录》，邵章之子友诚又集邵章批注而成《续录》，三者合刊，成《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行世。二，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三，傅增湘在莫书基础之上进行订补，后经其孙傅嘉年整理，而有《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是部集大成的著作。

②《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663页。

③谭献：《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④缪荃孙：《云自在龕随笔》，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45页、146页。

⑤《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子部类书类“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条下载：“予家旧有此书，验之，乃不全《太平御览》也。”（《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520页）《修文殿御览》不见于笔者经眼的所有《结一庐书目》，盖此书即为书目编成之前流出之物。

⑥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卷五“结一庐书目”条下载：“己丑冬间，相遇沪滨，子清曾言续有所得，出此目者几及一倍。”（《艺风藏书续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305页）缪氏《云自在龕随笔》“结一庐书目”条下也说：“张有而朱无者，则子清在江南所得者。”（《云自在龕随笔》，第138页）此两条引文蒙天一阁博物馆李开升先生提示，特致谢意。

经子清之手入藏的大部分书籍可能被收入了他另行编纂的《复庐书目》^①。

其三,此跋落款为“光绪十年九月,石渠瓦斋书”,并钤有“石渠瓦斋”朱文方印。那么这篇跋文的作者究竟是谁?笔者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见到过光绪年间拓本一种,题作“石渠瓦斋藏瓦”。此编所收皆为王懿荣所藏瓦当拓片,其中王氏题识云:“癸未得‘石渠’半瓦,因以名斋。”^②可见“石渠瓦斋”,为王氏斋名。而癸未者,即光绪九年,王氏有此斋名正在写作此跋的前一年。然而斋室名号多有雷同,得名时间也恐有巧合,仅凭一条证据尚不足以得出结论。故列旁证三条于下:

1. 从同治三年(1864)王氏签分户部算起,到光绪六年(1880)经朝考授翰林院庶吉士为止,王懿荣在京中部曹的供职时间恰好是十六年^③。朱学勤为“咸丰元年顺天举人,三年进士,以翰林庶吉士改户部,入直军机处,补户部湖广司主事,历广西司员外郎,陕西、贵州司郎中”^④。朱学勤在同治九年(1870)二月初六日写给应宝时的一封信中也提到:“小儿现分户部,如愿而偿,然保案未到,不知能行否。”^⑤可见此跋所说“余羁部曹凡十六年,初到官时,宗丞尚未离署,后子清澄亦继起同寅,两世皆余僚友”,并非虚言。

2. 抄本封面题“结一庐书目 仁和朱氏藏书”,下钤“正读亭”白文方印。“正读亭”者,为王懿荣室名之一^⑥。

3. 王氏书札遗墨存世尚多,检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王懿荣书札稿本三种与此跋墨字对勘^⑦,虽然书札字迹或行或草,与此跋楷中略带行书意的书体不同,但细审笔意,确实都出自一人之手。

综合以上诸条证据,此跋为王懿荣所作的结论,应无大误。八卷本《王文敏公遗集》未收此文,本文的考证工作,又是对《遗集》的一个小小补充。

①朱子清将其父子二人的藏书分目著录,又以“复庐”之名与“结一庐”相别,我们似乎可以从中学会到子清承守父志的某种意味。这部《复庐书目》的稿本,在刘声木《莪楚斋书目》卷十二中曾有著录,可惜今天已经很难见到,不知存世否。(《莪楚斋书目》,《直介堂丛刻》本)

②王懿荣:《石渠瓦斋藏瓦》,光绪十四年拓本,十二册二函,典藏号为 NC20901149。

③《清王文敏公懿荣年谱》,王崇焕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④张佩纶:《涧于集》文集卷上《资政大夫二品顶戴大理寺卿军机处行走朱公神道碑》,《续修四库全书》第15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页。

⑤《历史文献》第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6页。因朱澂为应宝时的女婿,故朱学勤致应氏的书信中对于清多有提及,称“小儿”或“澂儿”。原信仅有日月,未署年份,但信中又及“刘寿卿阵亡”事,而刘氏卒于同治九年正月。

⑥杨廷福、杨同甫编:《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增补本》,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7页。

⑦《王懿荣书札》不分卷,稿本,一册,典藏号为18877;《王廉生书札》不分卷,稿本,一册,典藏号为17888;《王文敏公书札》不分卷,稿本,二册,典藏号为14962。

此抄本正文墨字书法不精,或即跋文所言出自小胥之手,而朱笔改补处字迹与跋文相合,盖为王氏校补之迹。此簿为王氏家抄本,而后转入李氏木犀轩,今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其流传次第,大致如此。

附录:

今年所收书籍目 仁和朱子清记

陈祥道礼书 元板,白绵纸初印。廿四册,洋二十元。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黄氏补注杜工部诗

五百家注韩昌黎集

五百家注柳柳州集 以上四书,元麻沙本,初印。洋五十元。

两汉纪 明黄姬水重刊宋本 《池北偶谈》云此书极难得。白绵纸极初印。洋十元。

孔子家语 明仿宋刊本。五册,洋四元。

子汇 万历四年刊本 此书先君子极称之,求之十餘年勿获。前在上海买得一部,内缺一种。后来金陵,买得一部。去冬又在淮扬续购一部,纸墨最好。今又续得一部,并此而四矣。洋十元。

吕氏春秋 明万历间汪一鸾刊本,白绵纸初印。洋三元。

东轩笔录 明人钞本。洋二元。

古诗记 明板,白绵纸初印。洋十元。

初学记 明陈大科刊本,与安刻本不合。洋三元。

白宣纸初印鲍刻说文 洋四元。

白宣纸初印秦刻隶韵 洋四元。

白宣纸初印秦刻鬼谷子列子 洋二元。

原刊初印倪注庾子山集 洋四元。

又一部印本稍次 洋三元。

原刊吴笈徐孝穆集 洋二元。

白纸初印林蕙堂集 洋三元。

白田草堂稿 内多考据。洋一元。

金石屑 嘉兴鲍少筠著。刊刻既精。洋四元。

古泉汇 并续 初印。洋七元。

曾子注释 白宣纸初印。洋一元。

汲古阁十三经注疏 宣子初印^①。此书殊无足取,因初印可爱,故留之。洋二十元。

内板初印御批通鉴纲目 洋十六元。

宣纸初印南巡盛典 洋二十四元。

王船山遗书 初印,一百十二册。洋十元。

国朝百家词 洋四元。

词统 卓珂月辑。卓,吾乡人也。洋三元。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①疑为“宣纸初印”之误。